

歷史與空間

馬承鈞

光山領略紅與綠

五一佳期，春色撩人。正是新茶上市時節，筆者與中原作家一行赴豫南大別山區的光山縣采風，在習習清風下品茗雅聚，親身感受光山獨特的山水風光和人文景觀，有兩點感慨最深：一是它光輝燦爛的紅色記憶，二是它卓爾不凡的綠色風韻。

光山風景綺麗，是著名的革命老區，這正應了那句「革命從山溝裡開始」的名言。我們走進王大灣會議舊址、徐畝鄂豫皖首府機關舊址等紅色景區，也就走近一段塵封已久的崢嶸歲月。

王大灣位於光山縣東南30公里的磚橋鎮。如今是國家級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河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在此召開了晉冀魯豫野戰軍旅以上高級幹部會議，史稱「王大灣會議」。當時，劉鄧大軍面臨諸多困境，加之國民黨重兵圍困，甚至有全軍覆滅之憂。緊急關頭，劉伯承、鄧小平於9月27日在王大灣召開三天大會，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此舉統一了思想，鼓舞了鬥志，改變了被動局面，成為挺進大別山和解放戰爭重大轉折，為實現黨中央偉大戰略決策起到至關重要作用。

我們走進會議舊址。這是一棟清代樣式磚木結構建築，是典雅別致的豫南民居。前後兩進，由福、祿、壽、禧四個四合院落組成。現存房屋16間，西邊廂房分別為鄧小平和劉伯承住室，堂屋裡展出劉鄧挺進大別山的征戰圖表及眾多實物。導遊說，每年來自五湖四海參觀者達一二十萬人，《挺進中原》等影視片也在此拍攝。如今王大灣舊址已建成全國第二所「手拉手希望小學」，每年都在此舉辦手拉手夏令營，營員來自全國各地。

王大灣會議舊址按國家4A級景區標準建設。我發現，它凸顯了「紅色」和「民俗」兩大主題，以「紅色」帶動民俗、以民俗拉動「紅色」為其特色。景區包括介紹劉鄧大軍豐功偉績的「豐功園」、介紹光山籍將軍生平的「將軍廳」、再現光山人民支援劉鄧大軍和軍民魚水情的「魚水村」和民國時期商舖、藥店、理髮舖、照相館、繡花廳、皮影戲、木版印刷和小酒店等等。既領略劉鄧大軍的赫赫功勳，也體察淳樸的豫南民風。漫步於此，彷彿走進父輩的激情歲月。許多人邊看邊談，情緒激動。我感慨：紅色景點大有可為！

舊址前有一片湖泊，湖中有座島，據說當年參加王大灣會議的幾百名旅、師級幹部下榻於此。

參觀得知，吉鴻昌、徐向前、李先念、王震等老革命家也在光山留下戰鬥足跡，鄧穎超祖籍也在光山。從光山走出、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紅軍、老將軍就有尤太忠、呂清、萬海峰、錢鈞、潘永堤等人。我們在湖邊徘徊，絲絲清風吹來，頗有一點涼意。我覺得，國人真該好好緬懷七十年前那場關乎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國共對決」的歷史性變革，如果沒有那場解放戰爭，今天不知將面臨怎樣的生存空間？

離開紅色景區王大灣，驅車西行，前往豫南名剎淨居寺。東道主理解我們的心思，特意讓司機繞道「兜風」，但見沿途風景如畫：潑河、白露河綿延曲折，賽山、王母觀風情萬種，光山大地秀美氣韻盡收眼底。一路上，大夥談興猶濃道：光山人文淵源，是北宋名相司馬光出生地，也是「司馬光砸缸」故事的發祥地。蘇東坡、黃庭堅等名人均在此留下佳話……

車行半小時，佛教天台宗發源地、「敕賜梵天寺」——淨居禪寺到了。

哇！眼前呈現一派綠色世界！滿山層林疊翠，萬畝葱翠茶園，從未見過如此汪洋恣肆的綠啊！這漫山遍野望不到邊的綠色海洋，植被覆蓋率高達95%以上，日夜慷慨釋放天然氧吧，難怪每天吸引天南海北的觀光客來此回歸自然呢！

淨居寺山門就在綠色海洋掩映之中。寺前幾株古柏擎雲攫石十分醒目，老樹新枝鬱鬱蔥蔥，據說是唐代和尚所栽。還有一棵千年銀杏，高數十米，樹蔭約一畝，樹上寄生一檀一柏，人稱「同根三異樹」，罕見至極！

嵌於門頭的「敕賜梵天寺」五個大字為宋真宗親題，端莊大氣。大雄寶殿係明代建築。院內詩賦碑刻30餘通，最吸人眼球的是宋大學士蘇軾的「遊淨居寺詩並敘」碑和明萬曆年的「皇帝敕賜梵天寺」碑、清康熙年的「欽賜大蘇山梵天寺重建記碑」等，作家們紛紛在蘇東坡詩碑前仔細端詳，輕輕誦讀。據說淨居寺的出名，在於它擁有「九龍捧聖，四水歸池」之奇和十二景觀之幽，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綠」字啊！

史書記載：宋元豐三年（1080年），蘇東坡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黃岡），這年春他由汴京（開封）去黃州，途徑光山，慕名前往淨居寺一遊。眼前森林茂密，遍野茶園飄香，耳畔晨鐘暮鼓，蘇大學士倍感欣喜，發出「四壁青山滿目清秀如畫，一樹擎天圍點點文章」的浩氣，於是住下來讀書，還與淨居寺僧人探討詩文，相



光山淨居寺。作者提供

交甚歡。他寫的《遊淨居寺》就鐫刻於碑：「十載游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願從二聖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詩中所提「二聖」，即淨居寺高僧慧思和智顛，古代淨居寺藏經豐富、香客眾多，乃享譽四方的名剎。蘇軾到黃州後，還幾次重返淨居寺，足見他與光山情分不淺。受老蘇影響，黃庭堅、陳季常、梅堯臣等名士也來到光山，與淨居寺結下緣分。黃庭堅也留下一首七律：「京塵無外可軒眉，照面淮濱喜自知。風裡麥苗連地起，雨中楊柳帶煙垂。故林歸計嗟遲暮，久客平生厭別離。落日江南采蘋去，長歌柳渾洞庭詩。」

一批重量級文人的眷顧，加之絕美的綠色環境，使淨居寺贏得「詩城樂地」的美譽，成為享譽江淮的名勝。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將淨居寺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近年有人將淨居寺歸納出「綠浪白鷺」、「碧海流光」、「翠帶纏腰」、「甜栗哈笑」、「北雀紅葉」等新十景，平添了新的文人氣息。尤其可貴者：淨居寺外並無多少商業網店，也未見廣告宣傳，卻遊客如織，足見「酒好不怕巷子深」，更彰顯了「紅」和「綠」兩張名片，為光山旅遊大大加分！

依依不捨步出淨居寺，迎面湧來兩支旅遊團，一支來自北方，騎着山地車的驢友們個個生龍活虎、談笑風生，領隊的中年漢子一口京腔，招呼大家在山門前集體留影，還展開一條「京畿攝影俱樂部」紅色橫幅；另一支是來自南方的老年團，不少雙鬢斑白的長者，但精神矍鑠，步履穩健。領隊舉着小旗，邊走邊介紹淨居寺歷史。走近一看，原來是一隊原籍信陽的台胞團。一位老人感慨道：「總算到家嘍，1948年秋天我就是在此燒罷香，跟着隊伍一路南下，最後去了台灣！」

目睹此情此景，我自心潮湧動，湧出一首小詩——

王大灣上祭先賢，淨居寺裡讀名篇。光山滿目紅和綠，萬千風情細瞻觀！

字裡行間

黃仲鳴

「病態中國」

晚清是個病痛的時代，既有病且痛，當然是個悲慘的時代；在列強的侵襲下，滿清喪權辱國，民不聊生。那還不是一個患了重病的國度？

有位美國學人，在二十世紀初旅居中國，寫下了一本書：The Chang Chinese，中譯《病痛時代：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這位作者目睹中國的苦難，以文字和相片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苦難。觀之痛心，有不忍卒睹之勢。作者E.A.羅斯出生於1866年，是美國社會學的奠基人。書出版於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觀察中國的代著作。書分十章，第一章縱觀中國，其餘各章分論中國國民體質、中國的工業前景、禁煙運動、中國婦女之解放、基督教在中國、中國的西部地區、新式教育等。

首章直指中國城市的「病」：「街道狹窄彎曲，凹凸不平污穢骯髒，且臭氣熏天。街道上總是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這種環境，國民不病才怪。可是，在第二章中，羅斯卻說「中國人從重傷中復原的能力總是讓人驚歎不已」，據說有個苦力的腹部被劃開，他手捧着溢出的腸子，



圖文並茂，盡記晚清中國人的苦難。作者提供

由人扶着進了醫院。腸子肯定已經感染到細菌，但未經消毒，醫生就把腸子送回腹腔，直接縫合就「大功告成」，而這個人很快就康復了。

羅斯反諷說：「隨着西方的衛生設施逐漸進入中國，促使中國人堅韌強性格形成的殘酷自然選擇過程將走到盡頭。這種頑強的特性將逐漸從中華民族的體格中消失。」這是西方除了以船堅炮利攻陷中國外，另一種文化剝奪了中國人的體質。

當然，鴉片之於中國人，是最殘酷歹毒摧毀中國人體質、意志的「毒藥」，「煙槍之所以對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誘惑，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缺乏樂趣的緣故」，這種「別開生面」的見解，正是羅斯觀察中國社會的「心得」。他的觀察是「獨到」的，且再看：「一上午的時間，我們可能會碰到上千個男人，卻碰不到三個女人。」為什麼？「她們只有被人帶着，才能在各個城鎮間走動。她們只能在村子裡面蹣跚緩步」，這些女人，都是纏足女人。「在這以前，只有妓女和奴隸不裹腳，而這女人比駝背的女人還難嫁出去。」

羅斯是社會學家，他觀察的中國，比諸居住了三十年的西方工程師更為了解中國人。他在自序中說：「在不同文化水準或社會組織類型中會產生不同的心理素質，如果了解了這一點，中國人並不是一個不可解的謎團，再考慮到知識水準和基礎概念的差異，我們就會發現，假使處於他們這種環境之下，我們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來。」這就是他的「觀察方法」。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受靶·入冊·踏監·坐籃·坐花廳·食皇家飯



- 1號人物：快點開門，要拉在褲子裡了！
2號人物：這個鏡頭那麼像在監倉裡的模樣啊！
3號人物：有兜（音登1-3，亦作攔）子不坐，一定是蹲（音敦）了幾十年，把蹲當成習慣罷！
4號人物：有其他地方可坐，卻坐在籃子上，在裡面還坐不夠呀！
5號人物：在廳內擺滿了花兒，怕人家不知你坐過牢嗎？
6號人物：他也不好不到哪裡去，吃飯還是用回那些皇家餐具！

插圖中的內容展現了一群出獄多時的「監壹」，無論在服飾、餐具、用語以及家居擺設等也擺脫不了多年牢獄生活的印象。

1號人物所說的「賴靶」就是廣東人所指的「賴屎」。「賴」的本字是「拉」，「賴屎」指屎拉在褲子內。明顯地，「靶」就是指「屎」。這叫法源於「監獄署」，即現今的「懲教署」。



【網上圖片】

當年的獨立囚室放置了兩個塑膠筒，一個裝飲用水，另一個供囚犯大小便。由於桶蓋看上去像個「靶」，且廣東人有句俗語：

食大蕉，滑大腸

即吃大蕉有助腸道暢通，而「滑」就有了「痢（拉）」的意味。有人便把大小便下在筒內的行為叫做「蹣靶」；「蹣」，粵方言用字，音「扇」，其俗寫是「屎」，「打「滑」」的意思。「靶」隨後成了「屎」的代詞，那個放大小便的筒叫「蹣靶筒」、廁格叫「蹣靶格」。簡雖有蓋蓋上，可身處幾乎密封的囚室裡，囚犯便

須長期忍「受」從「靶」散發出來的那股惡臭。及後有人就以「受靶」作為坐監的一個叫法。

2號人物所說的「入冊」就是「入獄」。至於為何以「冊」表「獄」，坊間流傳了兩個說法，其一、囚犯的名字會被錄「入」一犯罪名「冊」中，其二、囚籠的欄欄像透「冊」字的模樣（見1號人物的處境），那關進囚籠就像進「入」了「冊」般。前者穿鑿，後者合理，可當中的「冊」應是「柵」，也讀「冊」（多誤讀作冊/山），指用竹木鐵條等做成的阻欄物。以「冊」代「柵」，可能是取其音或找個簡易近形字罷。

3號人物所說的「踏」是粵方言用字，音「茂6-1」，蹲的意思。「坐監」的表面意思是「坐」在監倉裡，然而囚犯在很多場合裡都是「踏」而不是「坐」，便有了「踏監」這個叫法。除「踏」屬老一輩的慣常行為外，監獄中的「踏」實有其淵源及必要性。囚犯相對於獄卒/長官，一般被定性為「卑」對「尊」，因而有了囚犯在接受督導時須「踏著」的不成文規定（後在尊重人權的前提下遭禁止）。「踏」的狀態除可防止囚犯對獄卒/長官作出瞬間襲擊外，還可令獄卒/長官更易控制場面，更何況自我「踏著」表示了個人處於平和狀態，久而久之，舉凡閒聊、輪候或警鐘鳴放時囚犯們均自動自覺地「踏著」。話說回來，要計算樹的年齡，數數「年輪」便可。一「輪」代表一「年」，「轆」在粵語中代表「輪」，且「轆」與「碌」音同，有人使用「碌」代表「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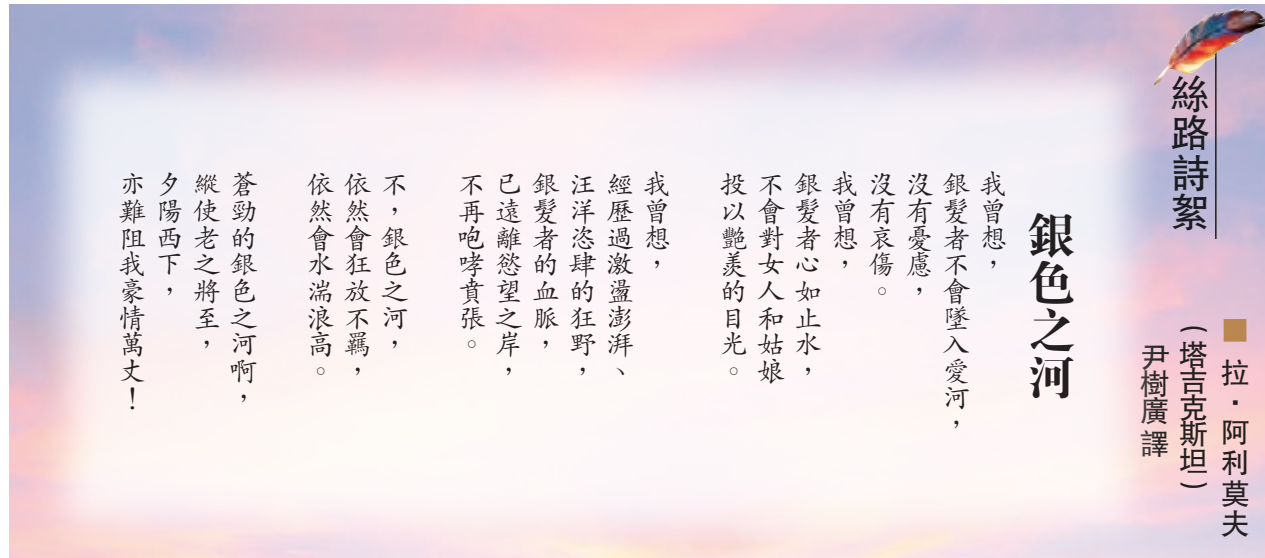
4號人物的述說涉及「坐籃」這個詞。此詞不是指坐在籃子上，而是由「坐監」音轉而來或因「監」、「籃」形近而把這看代詞，畢竟告訴人家「坐籃」較「坐監」好聽得多。

5號人物所說的「花廳」指古代縣衙門招呼賓客及舉行宴席的客廳，而非網上流傳的候審分廳（諧音「花廳」）或在「煙「花」之地」尋樂的大「廳」，那「坐花廳」美其名是被縣太爺邀請作客，實則是被找應訊，下場大有可能是銀鑊入獄，因而得出「坐花廳」這個坐監的雅稱。

6號人物所提到的「皇家餐具」指香港早年囚犯的餐具。由於獄中伙食由政府供應，且「皇家（ROYAL）的譯名」是過去英國殖民政府的代稱，有人便戲稱坐監為「食皇家飯」，儼如與公務員享有同樣福利。

【銘謝前懲教署高官蕭志榮對本文作出的一切貢獻。】

- 1 「監壹」指在監倉「打覺」的囚犯，「覺」音 dan2。粵語中，「打覺」指長時間在某地方停留。
2 「受靶」也借指被送往「槍斃」（廣東人叫「打靶」），或用以形容處於受訓斥或處分的狀態。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拉·阿里莫夫
（塔吉克斯坦）
尹樹廣譯

古典瞬間

張樾丞及同古堂軼事

張娟

民國初年的老北京琉璃廠，有一家頗負盛名的篆刻店，名曰同古堂。堂主張樾丞製印水平高超，京城各界名流，無不以得一方他手製的印章為榮耀。1949年，新中國開國大印就出自張樾丞之手。

張樾丞（1883—1961），名福蔭，字樾丞，又作越丞。祖籍河北新河縣南小寨村。他出身農村，讀過幾年私塾，粗通文墨。14歲時到北京琉璃廠「益源齋」刻字舖學習製印技藝。18歲出師後在「萊薰閣」掛單賣藝。由於平時勤於鑽研印藝，其刀法既承古法，又自創新，適勁圓潤，神韻獨具。以至於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親國戚都由他刻過印，鈐印在故宮書套上的無逸齋精鑿璽等等六方印即出自其手，於是名聲大振，譽滿京城。

在中國篆刻史上，張樾丞無疑是一位出色的篆刻藝術家，而關於他的研究資料卻不是很多。曾經出版過的張樾丞篆刻集《士一居印存》中，收錄了傅增湘、馬壽德、溥儒等9位民國時期名流大家所作的序文，其中涉及到許多關於張樾丞的信息。

著名藏書家、曾做過教育部長的傅增湘不僅介紹了張樾丞的生平，對其篆刻藝術也有很高的評價：「樾丞幼而寒悴，因之失學，遂力藝以自食，泊遊都市，乃勵志研求，因多識當世學者，如姚茫父、鍾子年諸公，從而就正商榷，得窺六書三倉之源流，秦漢篆籀之遷變。」傅增湘還高度評價了張樾丞的為人「言行之篤實，宅

心之純厚，不以外境之舒迫而易其素」，「君之名又不徒以印人傳也」，不因外界的影響而變化本質，不單單印好，人品也好，可謂德藝雙馨的篆刻藝術家。

對於張樾丞的藝術成就，馬壽德評價：「自來摹印大家，咸由書出，書法之美溢為篆刻，變化無方，渾渾無際，吾幼倚此衣食，未窺本原，老乃悔之無及矣。所自信者，不敢牛鬼蛇神，眩俗欺世耳。」說明張樾丞為藝樸實、正派，從他的印章風格也可得出此結論。傅增湘也說：「筆法章法格守古人矩度，無無巧詭異之習，知於此道三折肱矣。」陸和九評價道：「遵古法罔敢肆求」，「為古不詭異以炫」。書畫大家溥儒對張樾丞的篆刻藝術的高度評價卻是更加從細節處著眼了：「垂露懸針筆不斜，昆吾削玉似泥沙。他年若遇黃文節，能賦元暉與米家。」

縱觀張樾丞其人其藝，可稱為一位德藝兼備的篆刻藝術家。為人言行篤實，宅心醇厚；為藝獨樹一幟，融古創新。他一生製印過萬，蔚為壯觀，印章風格渾渾端莊，厚樸古雅，鐵畫銀鈎，刀法穩健。在民國的印人傳中，張樾丞是一位非常值得人們紀念的篆刻藝術大家。

1912年，張樾丞在和平門外西琉璃廠開設了一家圖章墨盒舖，名為同古堂。同古堂的得名，有一則小故事：有一天凌晨，張樾丞趕早上的「鬼市」，看見有人出售一個生滿銅銹、

滿是黑泥的扁銅盆。他假意不在乎地說：「你把這破臉盆賣給我，我拿回去當糞盆用。」回到家，張樾丞把這個盆仔細清洗一遍，銅盆四周露出凹凸的文字和花紋。根據資料記載，這是漢代的珍貴文物「銅鼓」。張樾丞對這個銅鼓十分喜愛，於是取「銅鼓」的諧音作為店名，叫做「同古堂」。

同古堂刻銅在當時首屈一指，清遜帝溥儀聽說後，下詔令其刻製了「宣統御筆」、「宣統之寶」、「無逸齋精鑿璽」等六方御璽，後來均成為傳世之作。陳師曾、姚華、張大千等名畫家，常在同古堂的墨盒上作畫；然後由張樾丞刻製。他為徐世昌、段祺瑞等北洋首腦、民國官僚都治過印，學界名流康有為、蔡元培、魯迅等都請他刻製過印章。「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章」、「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京圖書館藏」都出自張樾丞之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印也是由張樾丞刻製的。張樾丞手製的印譜，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民國名人錄。

同古堂自1912年創始至1956年公私合營中併入刻字合作社，開業時間長達44年之久，是享有盛名的老字號。1961年1月15日，張樾丞因舊疾復發逝世，享年78歲。張樾丞有子張少丞，早逝。次子張幼丞及子嗣張效丞、張國維，均能繼承祖業，以篆刻聞於世。遺憾的是，如此著名的同古堂老字號現已不是。